

雲溪居士集

膳錄監生且秦澧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二十一

宋 華鎮 撰

書 十七首

上越帥程給事書

某聞古之賢郡守其成功利當時遺風激後世者載籍所記多矣考其立德制行措置施設之方則未嘗蹈昔人之遺跡滯泥於一端或闢其田疇緩其刑禁寬慈惠和優柔容養以鎮撫其俗然為此者人亦未始解緩散

慢而不治事亦未始頽墮萎靡而不振悅德懷惠人人
自愛而不忍犯休然日入於治當時則謂之父母或勅
其法令謹其督責威嚴剴毅明白辨察以繩治其下然
為此者人亦未始憂愁逼迫而不安事亦未始繁縟細
碎而不暇畏威服義人知自勑而不敢犯肅然日遠於
亂當時則謂之神明此兩者其趣向不侔甚相遠矣然
皆底於治安之域而能有補於世者何也明燭物表意
冥道本通乎世變之異而達乎時措之宜也且夫習亂

之後人見始治免塗泥水炭之困而新得休息則人心
自喜難於犯上當是時教化亦未明習俗亦未成紀綱
法度利弊壞缺者亦未盡修復而補緝之故為政者可
以寬養難以嚴治習治之後上下之心久安而驕矜則
機務易忽而下亦輕以冒法然當是時教化已明習俗
已久綱紀法度莫不完備而待人為治無所不至為政
者不以義治之而猶欲用優柔容養之術則政事廢弛
姦宄不勝而亂作矣故變通盡利不主故常之君子必

達於此其為政制事與時遷徙隨世偃仰剛柔緩急寬
猛之變不倚於一偏今天下承平百餘年德教道化薰
陶漸漬乎四海九州之內非一朝夕矣其綱紀法度則
自朝廷達乎天下尊卑上下小大緩急之事如幹有枝
如枝有條莫不具備所謂習治之世當以嚴治者也今
閣下來治越其未至則威風凜然頽襲於此人心竦動
震懼莫敢或易既至則舉郡之事帖然條理日有餘裕
官曹謹勅庶務修舉奸胥猾吏屏偽黜詐無所施機巧

頑惡寇盜竟銷鬼喪不敢露影跡暮月之間濟濟然可
觀非嚴以為治適乎時宜威德之風照耀人之耳目感
動人之心意有積累之舊者其為效不能如此之敏也
閣下先進之碩德朝廷之宗工今以侍從之尊荷蕃宣
之寄其德行道術文學辭命見知於君上垂照於天下
者積有年矣某亦何言哉故道古今之理以頌閣下趣
時之迹而已閣下承流宣化居師帥之任且數十載若
某之所頌者豈特嘗施之一方一郡乎其既聞熟見與

夫深被其賜者蓋不可勝道然賢見之禮士所不敢廢
故書此以拜於麾下

上權越帥提刑朱學士書

某間不學則不顯者事皆然而道為甚不養則不成者
物皆然而材為甚士以有道貴世以有材治故下不可
以一日無學而上不可以一日無教是以其政修則有
菁莪以樂之其政廢則有子衿以刺之蓋上無教則下
無學雖有不待文王而興者求其成材亦已鮮矣然其

君能以道制典其臣能以典布教使天下之材小以成
小大以成大各得其性而道以顯之者惟唐虞三代之
盛時為然由此以降則益亦寥寥矣其間非無興學校
置師儒以養天下之士者也然位乎上者智不足以顯
道而倡先王之教仁不足以盡性而推成物之德使人
之所自得而固有之者終鬱鬱而不伸然則當時之士
亦何所得於上哉故下之人無落落之材而上之人無
赫赫之功至於今千數百年矣道隱既久天欲平治而

聖人有作又得豪傑之士以為輔相故超然特起乎百
王之後越漢唐而追成周之業文武之道在方冊者則
訓而釋之著之簡編以頒於天下性命之理在人心者
則作而成之設為學校以委之師儒此豈後世養士之
比哉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於此可以致之矣雖
然事物之理由中出者外無正而不行古今之所同也
聖人之教雖盡善美不得良吏致之於民則亦晦而已
矣故文王之教所以顯於南國者召伯之力也伏惟閣

下挺經濟之才究天人之學以德行節義冠冕乎先達
以文章道術甄鎔乎後學者積有年矣某雖賤微未嘗
一登門牆而承謦欬之教然聞閣下之令德休聲而向
風傾慕者非一朝夕矣至閣下之來而政事修舉行義
卓然益有加乎所聞者乃知居今之時行今之政作新
長育使天下之士內有可貴之質外有備成之文者在
閣下而已士固以此望乎閣下非某一人之私心也抑
閣下亦以此為己任歟又况今之外臺則古之方伯今

之郡守則古之諸侯方伯諸侯正工之所委以教人者也以閣下而居是任肯不顧於此哉自閣下蒞郡以來事無大小罔或不謹則學校之間道德之教尤所以為先務者也某既幸而為士矣又得齒乎學校之間被服閣下之教其樂可勝言耶敢誦所聞以贅於閣下伏惟閣下錄其誠心忘其鄙賤姑以一言進之則其他日之所有立者皆閣下之賜

上越蕪徐狀元書

某竊惟今日之士其躡青雲居盛位秉鈞當軸尊主庇
民而得志行道者必自高選進故挾道術摘華藻而來
應書者皆務出衆人之上然國家承平百餘年文德之
教陶成風俗雖海隅蒼生混然與中夏為一學校之養
既久而又申之以經術雖五尺之童子其言上之則究
極乎道德性命之理下之則盡乎形名度數之末居今
之時乃欲步驟馳騁獨先等夷實難其力非夫才不世
出學無倫伍者莫能與此伏惟閣下受天秀氣為時聞

人深造聖人之門夙成治國之器決勝大敵冠乎羣英
向所謂得志行道者於是有其資矣惟閤下之所以自
致於此者豈適然幸遇而一出於不可必冀之間哉蓋
其術業誠有過人者也夫居有道之世而得位青雲之
上抱聖人之道而得加乎天下之民此仲尼孟子之徒
所誠欲而願望者今之士焦心勞思彌年累月以求知
聖人之道豈特以私其身而獨善哉亦將欲以兼利天
下耳欲兼利天下而不得閤下之資冀閤下之資而不

求閣下之術業是猶不利其器而圖善其事雖曠日彌
久何所致乎故閣下之榮名一出而天下之士思見其
風來者不可勝道蓋有如閣下之術業而得此青雲之
資者數年之間一人而已雖京輔之地清華密邇猶不
可以多得况方國之遠必曠年然後一遇以曠年一日
之會不出境域而得天下思見之君子此天借之而成
就之資也其可自棄而不登於門下乎唯閣下姑進之
俾以緒餘之末則他日有所興起而建立者亦閣下之

賜矣

上發運蔣龍圖書

按宋史蔣之奇傳累擢五龍圖閣江淮荆浙發運使

某聞市必立平法言以之喻旨有翼不飛真侶為之太
息何者作書以載言書成而言有遺立言以達意言窮
而意不盡若然者言固非盡意之具書固非盡言之器
然書契之用自處戲氏以來百世不廢蓋言雖不足以
盡意書雖不足以盡言而善探索者尋其所書有以識
其所不書攷其所言有以致其所難言故前聖後聖代

有所造而幾深之理窮經者未易自致也昔三代以來
文武而上咸以甚盛之德進居大寶妙用格上下善政
周動植民自黃髮迨於齠齒漸仁摩義周旋禮樂薰陶
涵養乎中和之域而邪僻不作人有士君子之行不詭
於道而咸可以從政故其書曰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惟帝時舉當是時也豈復尋章摘句攷詁釋訓
求魚兔於筌蹄之下挹酒醴於糟粕之中乎哉成康既
沒聖王不作仲尼以上聖之德栖遲旅人其志終莫之

行矣而文武之道不可失墜於是作六書以載之後世
言情性之真辨正變之理則存乎詩記已行之事明帝
王之制則存乎書示節文之體通損益之用則存乎禮
備制作之文達和樂之情則存乎樂窮大道之蘊抱變
化之妙則存乎易辯善惡之實正誅賞之權則存乎春
秋古之人采其真以內游藏其用以役物至於輔引誘
掖剪裁駕馭妙微顯闡之術舉在是矣則斯六者何異
乎解谷之斷竹嶧陽之孤桐衆人作之不過音響必得

倫文然後能協丹鳳之和鳴起玄陰於炎夏前世流別
家殊徇其所察以自名之士莫不讀其書矣至乎粹純
而不駁中正而不詭無愧於聖人而可以為孔子徒者
蓋亦鮮焉揚子以為我而絕物墨子以兼愛而喪己鄒
衍以談天而廢人惠施以雄辯而悖理申韓以刻覈而
不中莊列以詼誕而詭譎是皆失其師資徇其私智蔽
夫一偏一曲而不能與於大全者也漢世師道雖立弊
生專門人矜家學不顧其本一經之書所授或異則互

相詆訾浮言溢論枝葉扶疎生已白顛經或未畢故子
雲有攀悅之嘆太史著寡要之論自茲而降人述章句
家有訓詁千載之間雖干戈間起俎豆時寢而講解述
作代不絕人歷世既多浸以增衍窮經之士往往繙繹
街談薈萃卷說閉門却掃取足於編簡之上偃蹇傲睨
無歉然之色人人自以為游夏家家自以為軻雄贏糧
裹足躡屨擔簦之風不復聞矣謂衆簡可以盡至言多
言可以達微旨不知言簡有所不能盡而師道不可廢

也故後世之士守經制行緣飾吏事揚立名節炳然可
觀有如兩漢之風者鮮矣某讀書至乎禮記見其言舛
駁不經未嘗不掩卷而疑焉惟王制之篇雖雜四代之
制而其言有倫其事有理可以為後世法乃極智盡思
攷合經傳訓明厥旨以備遺忘然不識有以少當昔人
之意否耶且患淪溺於流俗之弊謹繕寫一編詣麾下
陳獻夫進思可與者闕里之洪制來者不距鄒人之典
訓則嘗與之脫驂借譽解顏而言者想無譴其狂簡而

緒餘可賜也此某所以敢進於門下

上崔學士書

按宋史崔公度傳字伯陽高郵人閉戶讀書歐陽修得所作感山賦

示韓琦琦工之英宗授和州防禦累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鎮書有云明公嘯傲淮海之上

以弦誦自適曩足懷刺不游高門一言之出入樂傳誦寢以先達於京師君相覽而悅之下優

厚之詔置之造士之地高郵正當淮海之工且所言出處大槩正與公度相合其為工公度書

無疑也

某曩日讀司馬長卿揚子雲傳見其出處本末咸以側

陋之跡居僻左之地非有茂良父祖之鉉基仲尼四友

之羽翼曾未嘗裹糧結綬投足王畿曳裾拜塵附尾貴
勢徒以雄文麗藻邂逅上達遂使世主傾心求之如弗
及鶴書鳴騶遠湊蓬華於是易緼袍以文采代藜藿以
珍羞優遊乎金馬翔泳乎天祿高文大冊朝之盛典必
出其手而後定增光前修垂映後來貴名不朽彌遠彌
著竊嘗計之西漢自世宗以來至於宣元之間天下無
事儒術尊顯文學之士如董相平津侯枚臯東方曼倩
王褒劉向之徒咸以粹美恢博之才負多聞辯洽之學

文章之美有足以潤色帝猷垂訓後世當是時也天下
非乏士也然而傾二公之求之如此其急者豈昔之人
尚賢貴士之意篤歟抑二公之德有大過於人者歟至
此每疑而未識其所在第恨千百年之間此事寂寥而
弗續後見先生長者道明公進擢之始迺知人主莫不
篤於尚賢貴士而思得非常之人以光華邦國宰相莫
不欲旁延俊乂而使澗谷無考槃之士豪傑不作故缺
然無聞非置而勿用也恭惟嘉祐治平之間明良在上

庶事緝熙濟濟多士於斯為盛非若兩漢繼亡秦之後
急於得人以風天下故當年取士遴柬慎選必得真才
而後用未始輕名器以假人時明公嘯傲淮海之上以
弦誦自適裹足懷刺不游高門一言之出人樂傳誦浸
以先達於京師君相覽而悅之下優厚之詔置之造士
之地而無疑色非誠有以大過於人者焉能與於此哉
故宏詞偉論瑰麗之華藻有足以發明天子之深意形
容一世之盛烈無媿乎泰谷西河之士非曩時所謂竊

處士之虛名遵仕宦之捷徑者也某不敢自棄思一拜於
門下也積有日矣參差數年乃今始得輒以不肖之名
干下執事雜文若干篇隨此為獻以備贄見之禮伏惟
少加善誘幸甚幸甚

上揚帥呂大資書

案史呂頤浩傳高宗
即位除知揚州軍

某嘗謂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騶裊
絕足奔放善馭者之所急至於翕然繁奏師曠過而勿
問必淫哇之濫吹銜粥都市伯樂去而勿顧必不材之

駑馬宗工大人莫不以推賢樂善為先務清世之士幸
親遇之而不在題品者則斯人也豈復有寸長片善可
稱道者哉四海之內亦必以為迂踈濶略無似之散人
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
周公豈欺我哉古之為士者遠則擬舜近則師文王今
衣帛食粟與人同而立身揚名不得比於一鄉之善士
可不自悲也耶恭惟知府樞密大資閣下以豪傑之才
世公輔之位聰明高遠道術宏博識量深厚鑒裁昭融

加以世德淵源中外履歷論之既稔所閱且多天下之士不幸不得見之則已苟得見之倘有一介無慮遺逸故下車之日人人翹首抗足想鈞目之顧盼而自忘其鄙陋某也不肖竊高下風慕鈞屏之日久矣何幸備員小邑之佐屬在使麾之末雖拘文有地不得時望副車之清塵聆謦欬之餘訓然分官効職亦幸從屬吏之後今代者已至將遠旌麾而踪跡踈賤未預甄采之列天下之士其將以某為何如哉此夙夜之所愧恥而不自

得者也竊惟趨事鈞嚴及茲暮歲固非日月之未久也
然而台光繇邈未燭衡華之下者豈致身疎遠自取棄
遺耶將材資駑散無所取於大君子之門耶今不敢默
默自棄輒一鳴於旒節之下儻在所進願揚鳴律之餘
聲激洪河之溢流俾寒谷載春涸輒生波少見於清平
之時無愧於天下之士豈勝幸甚

上淮南提舉黃都官書

某聞厚德者多士之所歸憂道者宴安之不暇故有席

不及暖寒不及黔羸糧裹足百舍重趼而不知其倦者
是豈棄父母之養賤丘墓之國恬於劬勞惡於安逸而
心知支體與人異哉彼有所可慕此有所不足而勢不
能自己也夫有被褐之士貫隋侯之珠抱卞和之璞而
行於都市則人必奔走謁蹶側肩累足而往觀焉何則
物之至珍世所希有也然隋珠之美不過形圓而大光
彩照乘卞璞之奇亦渾備五德純瑜無疵而已彼照乘
之明非足以察微而燭幽也五德之美非足以化民而

易俗也則物之為世所寶者又豈若人之可寶者足尚哉今有鍾天地之秀氣負聖人之道術德足以砥世礪俗才足以開物成務者其賢可寶其人可觀豈特隋珠卞璞之比哉則聞義知方樂善不倦之士必爭湊門墻景慕風采以先見為榮以未見為恥矣故孔子適衛封人請見雪子舍魯魯人屢斬禦寇反齊戶外多屢李邕入朝門巷填隘恭惟提舉都官閣下以文章學術由公道而決科清世以德義公忠致誠心而緣飾吏事慮出

人表才周物情分國家斂散之權制一方綱領之重則其道義才術固有遠過於人者此士之所以樂從而願見也某方從一命為下邑之佐治己之事尚有缺然而重以從事之責則先進大人之門尤宜汲汲以求其教益故不敢以疎逖鄙賤為間而輒自進於門下庶幾無高柴尹何之謗而得子貢利其器之善惟閤下姑與之某齒髮方壯知自鞭其後冀將有及於遠也則他日之所至亦閤下之賜矣

上沈舍人書

某聞三代而下兩漢為盛孝文帝尤為盛時然賈生
以王佐之才栖栖於長沙伯鸞以高世之德遺佚於吳
會論其世則亦足有為也語其人則亦可謂賢者也然
參差而不齊齟齬而相違者豈無故而然哉宜有制之
者也古之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蓋言有道
之世則野無遺賢抱道之士則必見於世以梁賈之事
攷之此特君子之道其常也合以事變殆或未然夫數

有奇耦氣有盈縮軫轉於冥冥影從於昭昭天地之大
日月之明鬼神之幽星辰之著消息滿虛無能外者而
況於人乎然則大明之世士或有遺盛德之士時或未
遇者無足多怪也故唐堯在上元凱未聞帝舜有為五
臣並用伏惟國家之盛非特兩漢之比君侯之賢出乎
梁賈之右曩者宮商韻諧鳧藻勢協方將振金玉之聲
展騏驥之足登吾君於堯舜之盛躋一世於仁壽之域
孰知夫天之真宰未相厥猷暫屈俊來來任藩屏是豈

出於適然者哉殆所謂數之未偶氣之未盈時之在所
安順之在所委也歟某童外之歲誦君侯之文則知當
世之聞人有君侯矣十年之後得侍乎縉紳先生又聞
君侯翔泳禁掖雍容侍從歷盛世之達仕矣當是時也
某方弋高雲之鳥餌重湖之魚與耕夫樵叟徜徉乎長
林廣澤中瞻仰魏闕想君侯游處之地迥然絲邈何異
神游既寤復思化人之宮不謂今日邂逅作小官漂寄
江淮間踈遠之地乃得瞻奉聲來飲味芳流追思疇昔

欣幸交至然區區之心有所不足者瓜期近矣勢當奔
赴天官別句一命圖三釜之養不獲久在下邑被服教
誨裒衷門牆豈勝惓惓仰惟車馬此無滯留之理名實
稔聞眷注雅厚朝夕還步舊轍進登鈞軸某異日倘未
能挹季真之清風躡安道之高躅岸憤吟嘯成長往之
計便當鞭策蹇步蘄奔走於門下惟君侯亮之

上淮南運使直集賢院陳學士書

某聞由君子之道不失於正而期於有常者士之立德

也趨時變之宜不主故常而期於有成者士之制行也
故古之人德無二致而行無一塗或過門而不入或簞
瓢以自娛或五就而不違或三黜而不去饑餓乎深山
窮谷之下而不為固鷹揚乎干戈師旅之際而不為屈
是以業成於當年風流於後世名聲彰明彌久彌著而
不可泯滅此得失之所係是非之所在義不義之所自
出智不智所由辨為士者不可不知也夫天下之勢由
三代而上分之以六官總之以冢宰三歲大比以詔誅

賞而使智愚襲情貴賤履位居是時者智足以効一官而無曠其所職斯為善而見陟於上矣故為士者可以獨治而無事於其外由兩漢而下設官分職異於三代考績之法廢而不復其所以網羅英俊淘汰姦吏則一切委之守刺之官俾察舉所部之吏顧盼之所及則坐階青雲威稜之所加則竚擠溝壑居是時者雖德行偶於淵濶政事侔於冉季非攀龍鱗而附驥尾亦不能軒昂雲霄馳騁千里矣故為士者非徒務成其內而所以

修於外者不敢廢也。今國家爵以德進官以能授。瑰才
偉望方駕並馳而彙征於要路。其所以宣力四方按察
列郡奉明世之法。握外臺之權者。皆當世之豪傑。朝廷
之宗匠。聖人所委以蒐獵多士者也。某雖不肖亦嘗薰
陶聖澤。被服義方。累玷鄉人之書。例占進士之選。齒髮
方壯。纔登仕途。遨遊於盛時。屬統於賢者。豈能默默固
守。自棄於埃壘之間乎。亦欲駕長風而涉巨海。馳逸驥
而登泰山。覽觀四方。眇睽天下。伏惟運使集賢學士閣

下天資粹純學術宏博才德之懿簡在於宸衷事業之美照耀乎當世歷更清切茂著徽猷綱領一方鎮肅數郡智明之所燭而能否之情必察仁厚之所加而疎遠之地不遺待物無私惟善是與如某者蓋嘗沐溫厚之顏色被和易之辭氣故不自揆量而願於獎導之賜者積有日矣然則閣下下車行屆二年而區區之誠未達於左右何則勢有所未可也昔侯生有言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夫虞卿以匹夫之賤掉三寸舌而千萬

乘之君一見而取其雙璧再見而位其上卿至乎急魏
齊之難全朋友之交視棄大國相如棄敝屣則其才術
之過人行義之高世蓋已暴於天下而魏公子猶有疑
焉如某者視虞卿遠矣乃欲於閣下之見知於傾蓋卑
面之間則是其不知分也今趨走部下二年於茲為日
已久幸無大過冒閣下之威嚴庶幾異日亦無累於閣
下敢布悃悞以干眦聽之末惟閣下布卿雲之蔭而不
間於荆棘擴楊舟之量而兼載於浮沆使寒谷生春駕

馬增價豈勝幸甚

再上陳運使書

某聞昔李翰林有言曰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
物生白人也安可以不言乎雖然言語之出亦未易也
言未及之而言是以言誣之也昔人謂之躁言及之而
不言是以不言誣之也昔人謂之隱人可與言言可以
出矣與言者顏色未在而驟與之言昔人猶謂之瞽至
於語默之用皆合乎道然後謂之智者則人之於言豈

易為哉此東方生所謂談何容易也某少讀先聖王之
書長慕士君子之行若人之所謂不以富貴累其心不
以貧賤易其守道之所非雖千駟弗顧義之所在雖萬
鍾不辭者實嘗高其風而願從事於斯焉故自策名天
庭委質下邑惟勤心勞力不替夙夜以効一官之事冀
無曠敗而逃其罪負職守之外不敢冀其餘二年於茲
聲跡日晦况味牢落雖斂衽執板進退於上官之前時
自顧眈泯然若無形影他人視之亦何堪其憂矣豈心

智思慮筋骸支體異於衆人而不知貧賤之可惡富貴之可尚安樂之佚而勤勞之苦乎誠以幽則有命明則有義而不敢不自安也自謂淡與泊相濟迂與拙相會日遠世故月疎事情分無粉飾之幸矣乃不知達觀之士高明之識違世異俗而不棄其踈拙之材前日猥辱賞鑒許以薦引不間虛薄首為知己此某之可以有言而不失於躁隱之時也故敢洗滌塵慮裁染翰墨上浼聰明惟閣下抗特達之知擴兼容之量俾寒素之地早

受賜不勝幸甚

上淮南張提舉書

某聞昔晉史稱衛叔瑤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夫才短之士識暗觸機人之所同惡也與物無忤逆情暴至世之所必校也人之所惡我則矜人之所校我則忘之故能澄寂妄情全盡庶物泰然自放而無所芥蒂蓋君子之妙達道微確持德厚智識視聽曠然游泊於大同之域而不

以彼已汨其真者其持心待物皆若此也某生稟顛蒙
之質長就踈濶之才自親師資日在庠序友一鄉直諒
之士攷前世已行之跡志惟古人不達世故先生長老
往往假借許為令器依倚桑梓栖遲蓬葦幾三十年自
謂可以漾舟樵風把釣蘭渚與安道雅圭相望於千載
之間乃不知任重道遠者無復揀擇惟捧檄之是喜奚
抱關之為愧遂兩塵鄉老再干宗伯蹉跌於青雲流浪
於黃綬命途多舛事與願違秋高夜長撫已自歎目煢

熒而難瞑心恫恫而無依豈徒中宵時或至達旦加以
思慮濶畧吏塗闡茸千狀萬態交亂目前視左則或遺
其右務前而不見其後日慮瘵曠歲虞敗缺方保窮之
不暇尚何稱職以干進推餘以庇民之圖哉仕宦若此
豈足為榮適可羞耳某頃者從事既踈虞物又拙刻木
之輩投隙生姦巧為辯端以逭罪負構結不肖之迹付
之有罪之地察其愚衷惟曰無愧外視迹狀若有可誅
俾微眇之資冒尊嚴之威夫羈孤之人不寒自慄釁端

膚寸則恐懼百倍正猶以鷄肋當責育之拳倘一揮掉亦何堪其摧折矣賴閣下抗高明之鑒軫惻隱之心矜其誠素之無他而察其過尤之可恕開霽威怒寬假日月使得黃緣赦宥卒為完人德貺之優何厚於此身非木石能無感激於衷乎謹書其銘篆之言以拜謝於使麾之下

上淮南監司書

某聞良木在林匠石過而弗問人必以為無用之散材

一加剪拂則雕以文章被以丹牖大者為棟梁小者為
榱桷小大之材咸得其用駮驥在野方臯見而弗述世
必以為款段之駑駘一稱君前則牝黃牡驪不在所計
而當年後世皆信以為天下之馬是理也非物則然士
或如之非今則然其來尚矣故棲鳳割鷄之地枕泉漱
石之鄉士有履屣損之德行善予賜之言語精有路之
政事備商偃之文學退而燕居其雅望之高偉素風之
優長足以砥世礪俗進而從事其道術之宏遠功實之

豐茂足以尊君庇民者必假翼翔鸞附尾逸驥然後騫騰乎九霄之上而步驟乎萬里之外不邁青雲之士則德斯潛光斯幽泯默乎塵土之間一閭巷之匹夫徒勞之賤吏耳故王貢得之華藻芬芳燦若明星仲元失之當時無聞而後世無傳焉樂天知命者雖安時委順無憂喜於得喪之際而大人君子據尊高之位就久大之業以成人美為心以得人才為事者所當慙慙而留意者也國家監兩漢之制推而廣之其所以蒐獵多士網

羅英俊非特委之郡國而憲臺漕府督發轉輸分頒大
農之使皆得攷察下吏而推轂後進夫翔泳清夷之職
搯持外臺之權皆今日之偉人朝廷之妙選至於為官
擇人使人以器者乃其素講之政術所急之先務有志
之士求為可知而已不患莫已知也恭惟某官閣下雅
量宏大厚性粹純造道既深成德惟盛無駭之言不能
汨其聽似是之迹不能蔽其明與物無親惟善是主由
眠事以來賢者自強能者知勸姦吏斂衽庸人敦勉詔

條以明事功茂集不耀聲采而數郡之廣翕然就叙此

懷竒操術之士所願竭力盡智而出於銜轡驅策之下

矣某生乎東南困於寒素少乏兼人之資長無

原闕二字

之

志徒以父兄樂善俾捐箕裘獲親汗簡從先生長者之

後進退乎庠序間若古之人所以存心養性開物成務

之理蓋嘗講聞萬一而有意乎其事實每以秉心淡泊

接物踈闊恐非涉世之具故嘗仰目千巖之秀俯窺萬

壑之幽徜徉乎東山夷猶乎蘭渚聞逸少安石之風而

樂之重以無郭外之田以供甘旨無郭內之田以為布
帛庶幾三釜聊可及親故兩竊鄉書再閱春伯崎嶇一
命漂泊下官每求初心飲水不釋所賴致身樂土祇事
治封行及瓜時幸無大咎且仁心賢範難得而易失苟
為默守固陋恐使操刀之士嘆其不割秋陽之中旋即
西邁用是自鳴以塵下執事實鬻之道昔人所愧時然
後言夫復何歎

上潤守朱龍圖書

按宋史朱服傳直
龍圖閣知潤州

某昔聞趨事好敏而惡緩治已先行而後文者至理之所然聖哲之攸訓也以敏赴事而有功以行顧言而無怍君子之所難智勇之所畏也非夫資陰陽之秀穎鍾天地之粹純而聰明識量邁越倫類則才之幾敏不可以強為信道不篤執德不弘而紛華盛麗有以汨其靈府則載之行事未能無所憾道之不明也久矣鄉送之選廢而有科舉經術之學散而有雕琢士以文滅質以博溺心流浪乎文章之英華而去本忘實者蓋千有餘

歲矣曩時朝廷復用經術求天下之士詔書之下未及
暮歲閣下起而應之其所以副有司之求者博洽經傳
探賸索隱得魚兔於筌蹄之表挹酒醴於糟粕之外使
老師宿儒無以出其意宗工巨人驚賞傳玩若賈傅復
生士衡初至遂度越多士中貫鼎名斯可謂以敏赴事
而有功矣道之不行也久矣試功之法壞而有濫進原
省之制廢而有苟容士以名勝實以利累義淪喪乎得
失之外誘而悖棄庸行者有矣蓋非一朝夕之故也曩

時朝廷獎拔賢俊須以不次閣下進而居之其所以檢
身在公者端方篤謹奉法修職樂善不倦有緇衣之風
節儉正直多羔羊之化使懿德外喻貴名上達天子虛
心矐注其美遂乃翔泳台閣典職成均斯可謂以行顧
言而無忤矣某雖不肖生於偏方嘗能景仰逸駕歆羨
高風然徃在田野役役私計每欲贏糧裹足掃塵拜門
了不可得弋釣多暇灌畦有餘時於邃巖幽壑之間蔭
長松之清陰弄鳴籟之流響與枕泉漱石者稱頌其一

二而已至竊祿仕則官守有地宿昔之心復未克諧今
被命東州道出治部可得叩祭戟之深嚴際冰玉之清
潤敢不誦其所懷祇造麾屏古詩十篇隨此塵獻蕪音
累句不足以歌詠事實動回昧眇聊以備贄見之禮

上兩浙運使書

某嘗聞聖王代天牧民其誠甚至其法至曲開國設都
布列郡邑統之以侯守析之以令長承流宣化經綸四
方亦已至矣猶謂未足以察治忽之漸於是躬省方之

禮而不以為勞遣使之役而不以為煩雖世變不同事
為或異要其圖治之心則一故其成功亦足以相伴而
不相歉也上世名分簡易而人文未雕淳樸之風尚完
而利欲未勝元黃文米之飾兵戈驚徙之費蓋質畧而
未備天子省方雖數而勿擾唐虞之世是也故其書曰
五載一巡守時則無待於遣使而天下治至周則不然
監二代而損益之制作既備而文采多矣歷夏商之季
末民心澆漓既嘗啟之矣省方之禮不得與上世相似

故其書曰十有二歲王巡守然天下之故不可不知也
於是行人之官出焉行人為五物之書辯異邦國之事
以復於上天下之故天子不待巡守而周知之矣後世
使指之原濫觴於此漢有天下總括州郡為十有三部
部置刺史一員以六條之法廉按州郡盡歲奏事京師
唐分海內為十道使監察御史分道巡按以六事察天
下當是時也官吏之能否戶口之登耗賦役之不均農
桑之不勤強宗豪右越禮犯分凌弱暴寡長材懿德

適時利用藏器未達至乎訟獄之寃濫倉庫之減耗達於上故四海之內方制萬里雖偏州左邑介乎山川險阨之間遠日月之清光寄孤絕之海隅而上之德澤必及於彼下之情偽必聞於上公能者無遺置姦庸者無幸免兩京與唐方其盛時其致治之美庶幾無愧於三代豈曰小補之哉國家稽古驗今參攷事變所以經理天下之制密矣謂聚人莫如財故謹財用之轉輸則置使以董漕事謂為政莫重於獄訟故慎刑罰則置使以

專憲禁兩使之任寄重矣而部封之內由二千石至於
銅章黃綬之吏有善在所舉有過在所核賢能之士可
得而達之豪猾之黨可得而去之風俗之厚薄戶口之
多寡徭役之緩急豐凶之發斂惟公及私利之所當興
害之所當去咸得以達之於上而已施之則周官行人
之職兩漢刺史之任有唐巡按之權舉在此矣故祖宗
以來百年之間重其事任難其委寄必求朴茂長者聰
明愛物通達道術究明吏事之君子而後用之故能報

上以忠接下以禮事致其實為之有功威德施海內情
偽聞於上恭惟運使其官閣下德性粹純識量宏廓文
學優遠政事開明以先進之長才居名世之重任事業
甚盛英聲洋溢天下之士向風竦慕其不肖夤緣末學
竊祿小官雖筦庫閒冷之局在海隅僻左之地得居治
部祇以為幸而不自知其官之閒冷地之僻左也趨覲
之初祇誦所聞拜於麾下

上温倅朱朝奉書

某聞越石父得晏子而責不告之理甯大夫對管仲而歌浩浩之詩竊嘗高二子之賢而未喻其求人之詳與自見之悔也如此退而熟思之乃知古之人其所以與人者或詳或畧或顯或藏無所苟而已矣夫以大國之卿親脫所馭贖人於患難之中與之同載而歸非有一日之雅也徒見其賢而好之豈惟德厚禮亦至矣不告而入未為大過而必由此以求絕者謂其既知我也知我則可以不詘負霸國之畧而困於布衣飯牛擊角以

干時君其求仕之術勤矣至使國相審所去就其用舍之分在乎一言而必以微辭自達者謂其能知言也知言則可以磯激由二子之事以觀之則士君子之交際相與非特在上之人難其許可而急於得士其在下者亦莫不審求所托而弗敢失之何則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失言者喪已而誣道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失人失人者喪物而敗功失言不智也失人亦不智也道之興廢迹之窮達失得之機榮辱之主是非之

辨利害之本名聲之顯晦功實之成敗凡在乎智不智
之間而已可不慎乎此二子所以得管晏而慷慨激昂
弗敢自棄也古人云日中必曠操刀必割者其二子之
謂乎某少長江東曩游淮南攬明哲之清芬仰長才之
銛鋒蓋有日矣備員治部暮年於茲未敢以一言請教
於門下者誠慮僭竊過分近乎賈粥或見詆訶無以自
釋故欲為而輒止前月輜軒按行下局得伏謁道左承
言坐末明公不知某不肖問以述作自非廣覽遠聽而

兼收並取錄其所長不求備於物不至於此以某嘗誦
古聖人之書預聞前言往行操觚秉筆類事屬辭或有
可觀則言不及於此矣某自承義方洎叨祿任雖王事
鞅掌未嘗不游心方策攷誦經傳誠無所設施推及於
物然默以自治無愧分陰非敢有見於述作也而明公
獎借不以俗士遇之雖非虛薄之所敢當乃駮驥可以
長鳴之秋也其能默默而自棄乎敢錄所為文若干篇
隨此專人塵獻於門下斐然狂簡固不足塵浼清眊姑

以致區區之意

上温倅張朝奉書

某聞驂騑不鳴寧脫轅下鷓鴣迅擊乃出煙霄壯歲明
時清鑒在上誰能默默甘自棄捐某結髮事師講明先
聖之道術措耒耜於東臯之上不復顧視者非輕三河
頃畝之地而嗜六國縱橫之權徒以幼承義方知道義
美於稼穡之利也至於勝冠襲裳接跡俊造投絲緡於
巖壑結組綬而登圻曳裾文場街鬻華藻者非厭顏巷

一瓢之約而歆強齊十萬之富徒以行道之人常汲汲
於盛明之世也當是時便謂可以濶步青雲翔泳華庭
發平昔之所志效涓埃於海岳笑昔人青紫之談以為
瑣細失言不及大體安知人事不足以勝天命一隨沙
礫蹉跌在後犇走淮海南北十年若綬尚黃疎鬢將白
乃居葺散之任復在無人之境日與山鹿野麋為侶江
山盡處滄溟渺然飄風經天則雕虎夜歎薄雲掩日則
鷓鴣夜飛澤畔長沙想不至此雖然浩氣方剛壯心未

折彈冠延想叩缺長謠尚欲馳騫豪傑之場芬芳竹素
之上嘉期末與良圖鬱然時弄柔翰綴空言以自適雕
蟲琢刻固非壯夫之事計功博奕抑又為賢竊以海鷗
潔白警悟有君子之象此地瀕海日在目前嘗感而賦
之敢錄以浼清聽不勝惶恐

上兩浙運判書

某聞嵩少終華之間高峯薄青雲長林蔽白日則豐狐
文豹嘯羣命侶而窟其上長河之滄隈大江之匯曲澄

洄萬仞波瀾千里則鱸鮓鮐鮓振奮鱗鬣而泳其下名山通川有容物之量無却物之勢毛羣鱗族蹶蹶泳游之類得之者可以享安利而遠患害故雖無辭氣以感召於物而物之有知者咸指以為己歸理勢之自然也恭惟達官敷慶雲之陰操爐錘之器以蔭庇吏屬鎔成多士被盼睐者光價百倍得驅策者坐馳千里豈直山岳川河之比者此天下之士願自致於門下者不敢後某切自念圭葦之地樗櫟之材行伍之微班筦庫之小

吏徒以頑息邂逅鳳毛聯籍武成共塵奏牘地既遠矣
分亦甚微然而解官海隅取道大府伏蒙運使某官閣
下敦厚德以忘貴勢而俯屈尊高猥加存接溫顏潤玉
芳言郁蘭詳熟周旋被以明訓自惟何等獲此異數斯
時區區願效鱗毛之類依川岳而竊餘光恨無可致之
階爾伏承褒詔爰至榮命薦錫即符竹之舊城總金穀
之重權行人車塵未越隣境而輜軒使節已按部封於
是二浙之人同抃蹈而相慶某輒不自量篤勵駕蹇圖

成宿昔之志誠願洗心滌慮服勤夙夜效分寸於武林
 權酷之地庶幾賤跡忝竊門下依末光沾餘潤而瓦礫
 有輝涸鱗起轍豈勝幸甚

